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方工业城市唐城○下乡知青王树生返城后，到钢厂当上炉前工○这种很危险，上班第一天父亲就把家传的平安扣给了儿子，保佑他平平安安。不久，王树生和小时侯的伙伴、护士林智燕喜结良缘○但婚宴的喜悦气氛被他妹妹王卫东冲散，下乡插队的她和农村青年张存柱萌生“阶级感情”，打算扎根山区一辈子。全家人反对，父亲、老矿工王天喜声称不认这个闺女。最后还是亲家、评剧团导演林兆瑞从中调停，借下乡采访知青典型王卫东的机会，从中化解了她与全家人的矛盾○

夏天的晚上，样板戏演员冯红遇到几个流氓纠缠，林智诚挺身相救受了伤，两人萌生情愫○大地震中，林智诚被压在废墟下，父亲和刘爱国合力把他的伤腿锯掉，送到机场转往外地治疗○王、林两家伤亡严重，失去夫人的林兆瑞，组织活下来的人们顽强自救，合力度过震后最困难时期○王卫东和张存柱坐拖拉机赶回家，失去老伴和大女儿的刘兰芝和老闺女相拥而泣，默许了卫东的感情○而在医院倒塌的楼房下，身负重伤的林智燕与爱人生死诀别，七天七夜后王树生才被救出○他的死而复生，让两家人经历了大悲后的大喜，也让护士丁媛对他产生了感情○

地震后，刘兰芝把失去父母的外孙子孙志刚留在身边○王树生因为管教孩子，与外甥之间产生很多矛盾，多亏丁媛从中化解，她成了两家的常客○但王树生最终还是拒绝她的感情，伤心的丁媛考上大学离开了唐城○林智诚命虽然保住了，却成了离不开双拐的残疾人○冯红顶着家庭压力继续与他交往，甚至两人偷偷住在了一起○入冬前，王树生帮岳父家盖上简易房，担负起林家的全部活计○王卫东调到城市复建指挥部，全家人终于团聚○

王卫东把地震灾民，带着一个女儿生活的杨丽华介绍给哥哥，王树生又有一个温暖的新家○冯红与林智诚交往两年后，终因脾气秉性不和而分手○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林智诚执意办病退，靠配钥匙、倒腾盗版磁带谋生○王卫东为城市建设殚精竭虑，用耐心和热情赢得搬迁户信任，以张万田为首的郊区农民让出自己的房屋土地，腾出地方盖楼○王卫东和张存柱结婚后，常因琐事吵架，隔阂日深，一年后两人平静地办了离婚手续○八载简易房岁月一晃而过，人们陆续搬进新楼○儿女们撮合丧偶的林兆瑞、刘兰芝，两家人搬进了同一栋楼房○

林智诚看准城市复建商机，拉起了一支建筑队○他不甘心只给人家盖楼，便在王卫东的支持下搞起房地产○当上副区长的王卫东，把唐城第一个商品房项目交给了他○几年功夫，林智诚游走于黑白两道，渐渐成为唐城地产界鼻祖，与下海经商做地产生意的张存柱明争暗斗，在土地拍卖会上彻底翻脸○王树生是家庭的顶梁柱，刚为外甥结婚忙活完，杨丽华又为他生了个儿子，接生的就是大学毕业成为妇产科医生的丁媛○在杨丽华撮合下，丁媛成了他儿子的干妈○进入九十年代，王树生苦恼日增，好容易把儿子送进重点中学，钢厂又搞裁员分流，他带头为企业分忧，买断工龄回了家○他谢绝妹妹和林智诚帮忙，蹬起了客运三轮○本想生活能安生一段时间，不想丁媛又因癌症病逝○此时，王卫东也面临中年危机，与另一官员温江陷入难以自拔的感情漩涡○林智诚在他赞助的文化活动中，与昔日恋人冯红不期而遇，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林智诚同情老街坊、画家毕成，在老毕精神失常后照顾他生活，并为他建起美术馆○张存柱表妹、画商管艾看中毕成的画，从北平回到唐城，交往中林智诚对她萌生感情○非典来了，王树生、林智诚双双染病住院，在北京的管艾一家也没能逃脱病魔○总算熬过这一关，年已六旬的林智诚评剧大戏院而奔波操劳的林兆瑞，却在戏院落成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不久老伴刘兰芝也故去○父母的相继离世，对林智诚打击很大，与管艾的感情迅速升温○瘟疫过后人们开始重视养生保健，从前的厨师、现在的婚庆公司老板刘爱国，写了一本食疗养生书一炮打响○

已经当上区长的王卫东，强力推进旧城改造，她与林智诚联手搞城市综合体项目○因为补偿标准问题，居民上访闹事，搞得她焦头烂额○在各方角力中○身为动迁户的王树生左右为难，率先在动迁协议上签字，让居民产生误解○林智诚动用黑势力强拆，钉子户张万田点燃煤气管自杀，王树生在阻拦时受伤。刘爱国养生馆被查封，遭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强拆事件在发酵○张存柱落井下石，匿名举报，纪检介入调查○林智诚把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结果人狱服刑，王卫东仅受封条○事业、感情双双受挫，王卫东万念俱灭打算自杀，王树生赶过来救下了她○两年过去，新小区落成王树生回迁搬家，已退休的王卫东赶来恭贺哥哥回迁之喜○王树生和管艾去监狱探视林智诚，他把平安扣给了林智诚。希望新的一年能给林智诚带来好运○

平安扣

李焱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平安

李焱 著

扣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安扣 / 李焱编.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45-0218-1

I. ①平…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3753号

书 名 平安扣

作 者 李 焱

策 划 杨 才

责任编辑 蒋海燕 霍雅楠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内文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0218-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5
第三章	64
第四章	90
第五章	117
第六章	140
第七章	159
第八章	190
第九章	211
第十章	229
第十一章	240
第十二章	263
第十三章	282
第十四章	304
第十五章	320
第十六章	342

第一章

工人新村并不是一个村，也没有一个老村跟它对应或是被它取代。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会儿，政府为市民盖的一大片住宅区。从空中俯瞰，一排排房子好像切得整整齐齐的豆腐块，由市中心向西南铺开去，依次是一街、二街、三街……九街，直到消失在塌陷坑形成的水洼边缘。

房子结实、粗放，石头到顶，门窗油着一水儿绿漆。每家有个小院子，邻街墙上有的拉着铁丝网，有的栽着玻璃碴。其实这都多余，就算敞着门，也没听说谁家闹过贼。院门各式各样，好一些的松木做框，上下两块薄铁板纹丝合缝铆在一起，还刷上灰漆，让人一看，嗯，这家条件不柴。差一些的，弄些碎木板拼凑而成，唐城人叫排子门，搁不住孩子打架夜里报复时砸上一砖头。

胡同不宽，勉强能并排通过两辆汽车。不过工人新村没一家有车，除了厂子敲锣打鼓送高产喜报外，胡同里很少进过汽车。洒着些煤渣的黄泥地面，让居民出出进进踩得很瓷实。墙根屋角，一丛丛草茉莉热热闹闹地开着。黄的，紫的，白的，杂色的，给灰扑扑的胡同增添些斑斓。路过的女孩随手掐一朵，闻一闻，别在耳朵上。男孩搜集小手雷一样的种子，再从别处撅一根蓖麻杆儿，一头劈开，把小手雷搁里面，立在嘴边吹……谁家葡萄秧爬过院墙，柔

软的藤蔓在风中摆动着。淘气的孩子掐下一截，搁嘴里，那一点点酸水也够吧，嗒一阵子了。

饥荒虽已过去，吃饱肚子仍是唐城人头等大事。工人新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是粮店。正对门的大木槽子，盛着大米、秠米、小米、棒子面。小槽子写着绿豆、黄豆、花生什么的，不过老是空着。旁边放着台秤，铲米铲面的高帮铁簸箕。靠墙立着几个油桶，油渍麻花的，插着带有刻度和油嘴儿的打油器。赶上庄稼收成不好，或是哪儿闹旱灾、发大水，居民就会蜂拥而至，预支下月粮食储备饥荒。遇上这情况，粮店只好连夜做手脚，垛起一人多高的米垛、面垛，中间却是空的——这叫打假垛。居民柜台外一看，粮食这不挺多嘛，加上手头没那么多现钱，也就夹着米面口袋一哄而散。

每条街还有家小商店，唐城人叫合作社。粮店亮堂干燥，合作社阴暗潮湿，空气中混杂着酱油、米醋、烂菜叶和肥皂味。一进门，迎面就能看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话是这么说，供给的东西总是缺这短那。售货员没好性子，卖肉的也拉着脸，在磨刀棍上喀喀喀来回磨刀。这时候，大伙都得赔着小心，谁要是挑肥拣瘦，准会惹恼了他。把剥骨刀和磨刀棍阅阅案板上一扔，扬长而去，丢下分割好的白条猪，和一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顾客。

粮店、合作社天擦黑就上了门板。这倒没啥，该做晚饭了，缺少啥东西邻里之间就解决了，要根葱，抠勺盐，倒点酱油，倒也其乐融融。城市周边都是菜农，并不缺应季蔬菜。春天羊角葱、菠菜和水萝卜；盛夏瓜菜上市，茄子、豆角、黄瓜、西红柿主打；秋天有萝卜、冬瓜、土豆、雪里蕻；冬天，大白菜一统江山。霜降后，合作社门前码成一人高的白菜长城，家家去买过冬菜。唐城人爱做西红柿酱，腌雪里蕻，积酸菜，尽管如此，每家还是储存了几百斤大白菜。没这当家菜，冬天就没着没落的。

这里的居民，从前是城市无产者，解放后是工人老大哥。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着革命的热情和激情，也最容易被鼓动，成为各类运动的核心和骨干。在大字报、大辩论、夺权和反夺权年代，居民分化成“矿派”和“工总”两大阵营。一拨儿头顶带灯的矿工帽，手握镐把儿；另一拨儿戴着藤制安全帽，四棱木棒当武器。他们当街多次开战，伤亡惨重，后来总算握手言和，达成停战协议。协议里有句话唐城人耳熟能详——“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谁挑起武斗，谁就是法西斯。”

几番折腾，大家身心交瘁，政治热情骤减。工人新村里，竟出现与那个火红年代不协调的景致：养金鱼，扎风筝，斗蛐蛐，抖嗡子，做红茶菌……居民像搞运动一样乐此不疲。

没了火药味、口号声，工人新村重现往日的平静。每天蒙蒙亮时辰，院门吱呀呀打开，家庭主妇打着哈欠出来倒尿盆。不久，上班钟点到了，胡同里喧闹起来。趁自行车的，一劲儿摁着铃铛，叮铃铃招惹来不少羡慕。八点过后，工人新村安静下来。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大都已轰到农村去插队。他们还在上小学的弟弟妹妹，也摘下红小兵标志，乖乖地坐回课堂。胡同里，母鸡带着鸡雏悠闲地觅食。几个小脚老太太，戴着红胳膊箍儿巡逻，遇上生疏面孔总要盘问一番。不是担心小偷，是怕阶级敌人搞破坏，虽然搞不清楚阶级敌人来工人新村破坏啥。

晌午孩子放学，短暂热闹了一会儿。骄阳晒化柏油路面时，可以看到当街树荫下停放着几辆拉煤的排子车。车把式光着黝黑的脊梁，奢侈地吃着肉包子。吃饱了，咕嘟嘟灌进去一行军壶凉白开，打了几个响嗝接着拉车。过午，连蝉都觉出了困乏，有气无力地叫两声便收了音。歇白班的小青年，退了休不睡午觉的老头，闹哄哄围在一起，啪啪地甩着扑克牌。孩子们悄悄爬上自家焦顶小平房，捆着印着飞机大炮的毛儿片。玩着玩着掐了起来，在屋顶咚咚咚地追逐打闹。下头传来母亲的斥骂：“死花子玩意，大晌午也不安生，都给我滚下来！”孩子们吐吐舌头，背起各自书包，攀着靠房的洋槐出溜下来——上学时间到了。

下午，没人的胡同里更加安静。热风拂过，树木花草都睡着了。墙垛上，一只狸猫蜷缩着打盹，享受着午后的慵懒。偶尔有一个骑着绿车子送信的邮递员，打破这里的宁静——“54号，挂号信！”院门吱呀一响，一个男人睡眼惺忪地出来。下夜班的他显然没有睡足，打着哈欠接过信。邮递员叉腿支着车子，递过去圆珠笔让他签收。等到太阳偏西，工人新村才算迎来真正热闹时辰，下班的、放学的都回来了，街坊邻里们打着招呼，开门关门声此起彼伏。随后是呱嗒嗒一片拉风箱做饭声响，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炊烟。谁家的电匣子里传出样板戏，与碗筷声，饭桌上关于时政的话题和种种小道消息一起，渲染出黄昏的氛围。一群麻雀落叶一般飘下来，散在屋脊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喧闹着。不久便安静了，消失在层叠的红瓦间。老太太拐着小脚，把胡同里游荡

的母鸡轰赶回家。喂完食，看它们进了窝，猫腰小心地插好鸡窝挡板，然后直起身子老眼昏花瞥一眼西边天空。

暮色降临了。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唐城，居民生活和着城市的节拍，缓慢、刻板而又有规律。唐城出煤炭，出钢铁和水泥。分属不同厂矿的居民，就像机器上一个个咬合紧密，独立运转的零部件。他们的住房、收入、劳保、医疗，甚至子女就业，都和单位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来说，工人新村是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老一辈的，慢慢老去，相继入土；孩子们一茬茬长大，上学、下乡、上班，像种子一样播散出去，逢年过节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回来。

胡同里的日子总是不紧不慢地流淌着……

王树生是工人新村长大的第一代人。下乡返城上了班，也到了搞对象岁数。他身坯和父亲一样高大，剑眉长眼，鼻梁笔挺。刘兰芝瞅着儿子，眉眼间都是笑，遇上街坊老姐妹，就让人家给儿子捋摸对象。可连着见了几个，树生都不满意，妈有些着急，问他挑肥拣瘦，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儿子瓮声瓮气回答：“起码看着顺眼，唠着投缘吧。介绍的这些个，老觉得生分，不知道说些啥。”

在终身大事上，他很有主见。

外屋床铺已容纳不下一米八的王树生，睡觉翻个身就吱嘎作响。这天他下班回来拆了床头木撑儿，又找来角铁，叮叮当当一通忙活，把床加长加固。干完活，把木撑儿扔到院门口劈柴垛上。拍打两下身上土，迈腿刚要进院，看到林智燕从胡同那头走来，他站下了。

两人打小一块长大。还在啃手指头年龄，大人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结了娃娃亲，燕儿一直管他妈叫婆婆。上初中，明白啥意思后，脸一红，改叫大妈了。他们这届毕业生正赶上“文革”，全部上山下乡。王树生还记得学校操场上那一幕：明晃晃太阳下，泡桐花浓烈的腥香熏得人头晕脑胀，大喇叭刚播完市革委会通知，几个女生就抹开了眼泪。作为班长，他带头表态：“脚踏时代风云，跟党扎根农村……立志务农，奋战农村六十年！”但和燕儿那双如烟似梦的杏仁眼对视片刻后，却涌上一种与豪迈激情不相称的怅然和伤感。

回到家，爸叫他到跟前。王天喜卷着旱烟，教导儿子：“去乡下，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社员手上多少老茧，你手上也要有多少老茧；社员身上流多少汗，你身上也要流多少汗。哎，我的话你听见没有？”

树生走了神，他的心思全在燕儿身上。林叔林婶下放农村几年，她一个人拉扯着弟弟，多不容易。眼下，全家人刚团聚，她却要只身下乡。匆匆扒拉了两口饭，他出了家门。可在林家门口转悠半天，却没进去，他不知说些啥，怎么来安慰林智燕。后来在农村，叼着麦秆躺在打麦场上，望着蓝天白云，王树生常常会想林智燕此时在干啥。乡下农活重，她娇小的身子受得了吗？风吹日晒，脸不会变成乡下姑娘一样的“红二团”吧？

没想到，下乡几年的燕儿竟然没啥大变化。穿件剪裁合体的花褂子，扎着两根短辫，跟从前一样朴素单纯。“嘿，林智燕，你也返城了？”他主动打着招呼。想和从前一样叫她燕儿，可话一出口，还是客客气气叫出了大名。

“嗯，我才回来，在医院当护士。你呢？”

“钢厂炼钢，工人阶级！”王树生随手掠了一下头发，轻描淡写地回答。其实他很自得，他们这班男生里面，除个别的保送上了大学，返城的几个谁有这么好运气能进大厂子。

他们漫无边际聊着，说起班上的同学还有乡下的一些事。天渐渐黑了下来，两人站得很近，就算混合着淡淡酒精味，王树生还是能感受到林智燕身上散发的成熟女性气息。小时两人经常玩在一块，燕儿身上有股雪花膏味，打闹出汗后有股小马驹味，这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这种陌生气息让他心醉神迷。春夜温馨而安静，植物在悄悄地抽芽长叶，王树生一下子心乱如麻。

几天后，搬运钢锭时王树生碰伤了脚。工友送他去厂医院，他逼人家骑车子驮他去市里医院找姐姐。王玉洁在普外门诊值班，检查了一下伤口，安慰弟弟说没伤着骨头，回去养两天就好了。树生说：“姐，还是住院吧，天气有些热了，我怕感染。”“哟，刚上班就想小病大养，你不是这种人啊！”王玉洁不解地看着弟弟。树生支支吾吾，脸涨得通红。姐突然明白怎么回事，一笑：“普外病房没床位，要不安排你临时去内科吧——林叔家燕儿在那儿当护士，也好照看着你。”

就算是住院，王树生也闲不住，蹣跚着脚，一瘸一拐地帮着同屋病人打开水买饭。不过一到换药钟点，就乖乖躺回床上，耳朵捕捉着林智燕那轻盈的

脚步声。她来了，一边和同屋病人说着话，一边麻利地给他消毒，换上敷料包扎好。每逢燕儿来换药，王树生都要摆弄黄铜内芯，翠绿色琴格，双排二十四孔的上海复音口琴，吹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这是他上初中那年买的，当时没少向林智燕炫耀。而后，这个小巧的便携乐器，陪着他一块下乡，又一块返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在病房响起时，足以在一个喜欢浪漫的姑娘内心产生涟漪……

两人关系刚有点眉目，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林智诚就横挡竖拦的。在他眼里，王树生根本配不上姐姐。

几年前他入伍时，姐刚好回家探亲。带兵的是个三十好几尚未娶妻的营级军官，一下子看上林智燕，拿出军人的率直猛追不舍，许诺婚后林智燕可以随军。全家人都替燕儿高兴，这下不用在乡下受罪了。可一个月后，当赤脚医生的林智燕，还是拒绝了那个追到乡下求婚激情如火的军官。

林智诚始终不明白姐为什么这样做。有福不享，你傻呀你？

童年，姐俩就像生活在蜜罐里。林智燕上小学五年级时，父母同时下放到农村，一夜间整个世界都变了。整天粘在一块的女生，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她。没过多久，她班长的职务没了。班主任盯着她的丁字小红皮鞋看半天，说以后别穿皮鞋了，衣服也不要太扎眼。晚上，看弟弟睡着，林智燕把皮鞋小心地装进袋子，拿着小铲来到院子里。边挖坑，边自言自语：“先委屈你了，等爸妈回来我再放你出来啊！”耳边响起呜呜的哭声，弟弟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姐我怕，我要爸妈！”林智燕伸出手，在他脸蛋上轻轻捏两下：“别怕，有姐呢。”从那晚起，林智燕把自己被褥搬到父母房间，陪小诚睡到了大炕上。弟弟起夜还像父母在时，眼都不睁地喊我要尿尿。林智燕赶紧拉开灯，拿过尿盆，闭着眼睛递过去……那段日子，她又当爹又当妈，在好心的街坊，特别是王天喜一家帮助下，带大了弟弟。林兆瑞夫妇在湖北种了几年水稻，终于回到唐城。当看到儿子——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向他们奔跑过来的英俊少年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诚个子蹿高了足有一头，而他们的燕儿，却像墙头的芦苇一样细弱。两口子搂着一双儿女哭了。

父母的大起大落，让林智诚过早体会到世态炎凉。在连评剧团都改唱样板戏的年代，他知道单凭当导演的父亲，在复员分配上已很难帮上自己，他一

度把希望寄托在姐姐的婚姻上。这想法是不是太齷齪了？他为自己冒出的念头脸红，没人时抽了自己一个嘴巴。但又想，姐姐嫁个有权有势的，有个幸福家庭，不也是有个挺好的归宿嘛。这么一来，他又宽恕了自己。林智诚不止一次憧憬过未来姐夫的身份：军官，要么国家干部，顶不济找个大夫……却单单没料到，姐姐会看上一个工人，而且是再熟悉不过的王树生。小时，王树生是他信赖崇拜的兄长，一挨欺负就替他出头。而今，王树生的长项在他眼里不再是什么优点，身高马大，身体强壮，反倒让他联想到莽撞、野蛮。虽然会吹几下口琴，吼几嗓子“小小竹排江中游”，可这根本上不了台面，而且没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的人能让姐姐幸福，能帮得了他这个小舅子吗？

工人新村的小马路上，林智诚拦住了刚下班的王树生：“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趁早跟我姐一刀两断！”

王树生扶着车子，诧异地看着他。林智诚穿着摘掉红领章的两个兜绿军装，小白脸上透着恼怒。自己跟燕儿都没和家里说，小诚怎么看出他俩在搞对象？不过既然话已挑明，他也不再隐瞒：“小诚啊，这几年你在外头当兵，不了解情况。我和你姐早就互有好感，回城后才正式搞对象。你也不小了，我还打算给你介绍对象呢。”

在文工团，林智诚闻惯了化妆间甜丝丝的粉膏粉饼味，王树生身上扑过来的浓重汗味，让他很不习惯。他一拨拉脑袋：“我现在不打算搞对象，你也别往我这扯！”语气放缓和些，“你说你跟谁搞对象不好，干吗非纠缠我姐？”

“怎么是纠缠呢？”王树生把车梯子支上，想跟他好好说道说道，“小诚啊，这事你姐她也愿意，我们有感情基础……”

“她愿意，我不愿意。她一个人答应，不代表我们全家赞成。我话说到，也不跟你啰嗦了，你俩好说好散，趁早拉倒！”

说完，林智诚气鼓鼓走了。

小马路两边长着粗大的杨树，丝丝缕缕的杨树吊子，不时从树梢往下掉着，空气中有股谷糠味道。在这阳光明媚的仲春天气里，王树生竟然打了个冷战。林智诚的话就像石头，句句砸得他心痛。

刘兰芝一手拎着一捆菠菜，一手攥着一把小葱，刚从合作社出来，跟林智诚走个对脸。晚上要烙春饼，她招呼小诚过来一块吃。大妈还和从前一样，

把他当儿子看，林智诚气消了不少，像是无意间问起树生哥对象的事。“唉，连着介绍几个，他都不心甜。这不，我正为这事心窄犯愁呢。”刘兰芝把菠菜搁地上，叹了口气。看来大妈不知道王树生跟姐搞对象，林智诚灵机一动，忙出主意：“我小洁姐在医院，那么多年轻漂亮的护士，让她摸摸摸摸呀。大妈你没听说么，有剩男没剩女，这事可要抓紧啊！”

林智诚小算盘打得很精：如果有人给王树生介绍对象，他还有时间精力来纠缠姐姐吗？往家里走着，他还在为自己围魏救赵的计谋而自得。刘兰芝边走边思谋着小诚的话，打医院里给儿子找对象，她不是没想过。护士好哇，家里人有头疼脑热的，打针吃药照顾着还方便。可护士都眉眼高，想嫁干部或是大夫啥的，一听说工人，有的连面都不肯见。小诚的话，倒触动了她一桩心事，想起跟儿子结娃娃亲的林智燕来。嘿，燕儿跟树生同岁，也在医院干护士，她跟树生打小一块玩，一块上学，没准俩人投缘呢。

林智诚很快发现自己的失算。这天，妈问他：“你王大妈上午过来坐了半天，想把树生介绍给你姐，你怎么看这事？”林智诚一听急了，连说不行，绝对不行，他俩根本不般配。听儿子这么一说，刘丽珠沉默不语，半晌才道：

“说句封建的话，树生跟你姐也算是娃娃亲，我跟你王大妈那时候可真是想结这门亲的。树生人不错，可千遭好万遭好，毕竟他只是个工人。可这层意思又不能直说，这么多年，咱们两家比一家人都亲，你大妈对这事又很上心……”

林智诚问我爸啥态度。

“你爸，他一口一个树生人不错，等于默许了。”刘丽珠说，“等你姐晚上下班回来，我问问她的意见。新社会了，没有包办婚姻的，这事儿成不成取决于她。”

林智诚暗自叫苦。妈呀，你是不知道你闺女，一说起王树生来眼睛就放光。问她态度，她肯定没二话，毫不犹豫就点头。不行，解铃还得系铃人，必须在姐没表态之前，找王大妈谈谈。

下午居委会没啥事，刘兰芝打个铧回家，把生虫的大米倒在簸箕里，坐在葡萄架下专注地挑着里面的小肉虫子。看小诚上门，她忙搁下簸箕，手撑着腿要站起来。林智诚赶紧拦住，拉过来一条板凳坐到对面。刘兰芝手点着簸箕：“总舍不得吃这米，寻思留老闺女回来时蒸干饭。没成想，留来留去倒便

宜了这些虫子——碗橱里有馒头，吃了自个去拿。”

林智诚心里一热，忙说大妈我不饿。以前他没少来这院里吃喝，刘兰芝觉得俩孩子可怜，家里一改善伙食，宁可自己少吃口也要留给他们姐弟。心里装着事，林智诚又不好直说，东一句西一句闲扯，问米都这样了还能吃吗。刘兰芝说：“这大米可金贵了，一点不能浪费。虫子挑出来照样吃，总比秫米咽着顺溜，吃得香不是？”

林智诚帮着捡米里虫子。在这凉爽的院子里，他爱听大妈唠嗑。上到国家大事，下到柴米油盐，她说啥都像是一个腔调，没有轻重缓急，好像什么大事在她这都不是很重要。可每句话都叫人听着那么熨帖，那么平实。

“有心事吧，说出来我听听。”刘兰芝放下簸箕，一脸慈祥看着小诚。在这平和的氛围里，林智诚本已忘掉来王家目的，听大妈这么一问，倒吓他一跳。他暗自给自己打气：得，为了姐姐一辈子幸福，你就当一回小人吧。使劲咽了口唾液，他说：“大妈，有个事我也是才知道，树生哥跟我姐搞对象呢……”

“好哇！”刘兰芝拍了一下大腿，冲林智诚道，“这孩子，也不跟爸妈通个气。上午我还跟你妈念诵这事呢，怕你姐看不上我家树生，没想到两人自己搞上了。好，忒好！”

“好是好，不过……”林智诚吞吞吐吐，“医院要保送我姐上大学，正这节骨眼上，她搞对象不大合适。”

“有啥不合适的？她上她的大学，抻几年再要孩子就是了，现在成家的工农兵学员又不是没有。”

林智诚像被烫了一样，喷嘴吸气：“可树生哥他炼钢，当炉前工。工作脏点累点没啥，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还能有啥事？”

葡萄叶子斑驳的影子里，林智诚眼神有些游移：“大妈，你没听明白我意思，我是说万一。守着上千度的炼钢炉，这万一要摊上点事儿，我姐怎么办？姐打小吃了不少苦，我们全家人都希望她幸福，过几天安生日子。我可不愿意她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

年轻人几句没轻没重的话，一下子点醒了刘兰芝，她眼圈开始泛红。林智诚害了怕，忙说：“我也是为他们好。大妈，你只当我瞎说，胡说八道，

满嘴喷粪，树生哥不会有事的。”见大妈没理他，林智诚悄悄从板凳上抬起屁股，走之前又叮嘱一句：“千万别说我来过这儿！”

刘兰芝木然地点点头。

簸箕里的米撒了，盛虫子的缸子倒了，她呆愣愣坐着，老半天才挪脚进屋。儿子干炉前工是有危险，可在当时，能从农村返城已经念阿弥陀佛了，更何况这么快就到大厂子上了班。老头子跟她念叨：“比起街道大集体上班的返城知青，你就烧高香吧。危险，啥工作没危险？我当年下井挖煤，两块石头夹块肉，不比这危险？结果咋样，我不是照样没缺胳膊没短腿，精精神神的退休嘛。更何况这么大厂子，制度那么全，哪儿能说出事就出事呢。”

刘兰芝精神恍惚坐到炕上，心想我咋这么命苦。前半辈子为老头子揪心，他一下井她就去拜窑神。后来窑神庙砸了，她就在心里念佛。每回出家门，都像要跟他诀别一样，脸上笑着打点吃喝，心里却永远是惴惴不安。没想到，黄土埋半截，可要松口气了，现在又轮到儿子。儿子一上班，她就在心里安慰自己，有家传的平安扣保佑着，树生没事。可方才小诚一番话，却击碎了她的这份自信。

天黑了，在没有掌灯的屋子里，她思前想后。燕儿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难不成要她像自己一样，为丈夫担惊受怕一辈子？最后，刘兰芝认命了，她要劝说儿子，再怎么着也不能连累人家。她不知道小诚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父母意见，不过两家这么多年交情，不能因为儿女的事闹不愉快。吃罢晚饭，王天喜去胡同口路灯下打牌。刘兰芝让儿子叫来燕儿，当着两人的面，把自己想法一股脑倒了出来。

“大妈！”林智燕叫了一声大妈，眼里泛起泪花，“在咱们工人新村，你知道是谁晚上偷偷护送我们姐弟走黑胡同，是谁无冬历夏，风霜雨雪接送我俩一走就是三年吗？”

刘兰芝摇摇头。

“是你儿子树生！三年啊，在我爸妈下放去农村那段时间，他一直这么做，连你这当妈的都没有告诉。你说，这么心地善良的人，天底下我林智燕上哪儿去找？我也不怕大妈你笑话，我喜欢树生的善良，喜欢他的正直品质。既然跟他搞对象，我就接受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工种。大妈你说，他都不怕危险，我还怕啥？至于保送上大学，我想好了，不去了。上大学今年不去，以后

还有机会，可树生只有一个，错过了就永远不会再有！”

林智燕一口气说完，脸上现出红晕。王树生瞅着她，眼睛发亮。刘兰芝一把拉过林智燕的手，连叫了几声好闺女：“别嗔怪大妈嘴碎，我也是有点犯难。以前介绍对象呀，他瞧不上人家，其实人家也挑他，嫌炼钢又脏又累又危险，谁不愿意嫁给干部啊。这话，我都没敢跟他学。燕儿啊，你看中树生，不嫌弃他，是他的造化和福分。今几个大妈也跟你表个态，你来了就是我亲闺女，比疼那姐俩还疼你！”

两人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王树生上班不够年限，厂子分房没他份，全家商议在院子里加盖间小平房。吃过晚饭，王玉洁把弟弟叫到当院，塞给他一沓钱：“姐姐情况你也知道，大刚他爸没了，我要周济婆婆公公，每月往老家寄钱，不是很宽裕，你盖房子我出二百。”

树生执意不要。

姐攥着他的手：“你是我亲弟弟吧？”

树生点点头。

“是就好，弟弟要结婚，当姐的出点力，帮弟弟盖房子是不是应该？”

他只好接过来：“姐，算我借你的，回头还你。”

黑暗里姐冲他笑笑，这一笑不知为什么让王树生有些心酸。

王天喜跑东跑西，托人弄脸，备齐了红砖、白灰、木料。王树生从厂锅炉房拉回几车焦子。刘兰芝招呼弟弟刘爱国过来着把手，隔壁住的、王天喜的徒弟大锁也来帮忙。大家挖掉葡萄秧，推倒院墙，刨开黄土，就这么开工了。林智诚复员分到了钢厂工会，这两天正闹情绪呢，林智燕看人手少叫他过去出把力，他一百个不情愿。直到父亲冲他瞪眼，才嘟嘟囔囔往外走。

早晨露水未干，阴凉尚存，几个年轻人打起夯来。刘爱国嗓子尖，能编词儿，他负责引夯喊号子——“高抬起呀。”他喊道。“来哟吼。”几个人合力喊着拉动绳子，石夯被高高抛起，“咕咚”砸到地上。

我们开始夯啊；来——哟。咕咚。

打夯夯得紧哪；来——哟。咕咚。

盖房全靠它呀；来——哟。咕咚。

夯夯往前走啊；来——哟。咕咚。

大家加把劲啊；来——哟。咕咚。

使劲要使齐呀；来——哟。咕咚。

用力夯到边啊；来——哟。咕咚。

干完吃包子啊；来——哟。咕咚。

包子没有褶啊；来——哟。咕咚。

原来全是肉啊；来——哟。咕咚。

一咬一口油啊；来——哟。咕咚。

.....

号子声招惹来一街人过来瞧热闹，几个人喊得越发起劲。他们中，林智诚年纪最小，眉目英俊，让人想起《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十年以后，胡子拉碴，摇着轮椅，在街头兜售盗版磁带的林智诚，早忘了地震前打夯这一幕。可王树生的外甥大刚，却清楚地记得，当年林智诚是多么潇洒，让胡同里上中学的女孩子看得眼睛发亮。

一天下来，林智诚手上磨出了血泡，回到家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喊着：“妈呀，救救我吧，我要死啦。这个王树生，把人当牲口使唤，比周扒皮还周扒皮。不行，冲这个也不同意他当我姐夫！”

刘丽珠心疼地挑着血泡。林智燕脸上挂不住了，找到王树生一通数落。王树生道：“怎么人家都能干活，就你弟弟是个宝儿，怕累着，真难为他这三年兵怎么当的！”

林智燕说：“他是吹拉弹唱的文艺兵，又不是耍铁锹抡洋镐的基建工程兵。你怎么这么不开窍？我让小诚来帮忙，是想缓和一下你俩矛盾。你可倒好，真把他当小工使唤，他在我妈跟前能说你好吗？”

王树生忙赔笑：“我明白了，不指派他干活就是了，把他当佛供着总成了吧，谁让他是我小舅子呢。”

“去，讨厌。”林智燕往他脸上吹了一口气，一甩辫子扭身走了。

打地基，抄平，砌墙，上檩。虽然房子间量小省掉了木梁，可上梁的仪式还要有，王天喜踩着梯子，把红绸拴在檩上，下面坠着几枚铜钱。王树生扶着梯子，觉出父亲腿在微微颤抖。

“爸不迷信，可啥事都要讨个吉利。我活大半辈子了，没啥奢望，就盼着你们小两口平安和顺。”

“爸，我知道。”树生声音有些暗哑。王天喜从梯子上下来，林智燕倒了一搪瓷缸茶水递过去。

刘爱国退后几步，端详着初具雏形的房子。他这个当舅的，只比树生大几岁，是个圆团脸的黑胖子，一笑露出两个虎牙。他在钢厂食堂干大厨，装了一肚子没用的学问。这会儿，他点评道：“咱这房子瞅着就结实，保管五十年不坏，一百年不倒。树生两口子在里头呢生儿子，儿子生孙子，孙子生搭拉孙，子子孙孙住下去……”

一旁王树生咧嘴乐了，林智燕红了脸。刘兰芝过来戳了弟弟脑门一指头：“成天花马掉嘴的，正经你也生个儿子，别让大伙跟着着急。”爱国道：

“有啥法，我们那口子盐碱地，光打种就是不长庄稼。”几个人都乐了起来。刘兰芝瞪他一眼，把一副对联递给儿子和林智燕，说图个吉利你们自己贴吧。

对联是林兆瑞写的，上联是“忠厚一生嫌善少”，下联是“平安两字值钱多”。贴着红彤彤的对联，王树生憧憬着自己的新家。他没啥奢求，只盼望着劳累一天下班回来，和媳妇在房间里独享两人世界。再就是，以后有了孩子，最好是一儿一女，一家人没病没灾，和和美美……燕儿大概跟他想到一块去了，不然为啥脸上现出红晕来。下了梯子，看着对联，心有灵犀一般，两人的手自然而然牵到了一起。旁边的林智诚咳嗽一声，两人赶紧分开。小诚两手夸张地缠着绷带，一脸愠色。

男人们又开始忙活，刘兰芝拉林智燕到屋里坐。外头下来暑气了，屋里倒阴凉阴凉的，土炕占了一半地方。正对屋门墙上，贴着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画，旁边是王天喜爷俩先进生产者奖状。靠北墙一对旧柜子，摆着座钟、毛主席白瓷胸像、镶满大大小小黑白照片的两个镜框。最有意思的是王树生两岁时的照片，含着手指数，露着小鸡鸡，天真无邪地直视着镜头。林智燕每次看了都想笑。屋里摆设，这么多年没大变化，而屋主人却在慢慢变老。也难怪，树生都已长大成人了嘛，林智燕想。

大妈拉她坐炕上。窗台上，一盆旱莲开得正旺，两盆倒挂金钟热热闹闹地缀满了紫红的铃铛。林智燕鼻子凑到橘红色旱莲花上：“大妈，有股特殊的药香呢。”刘兰芝脸上皱纹笑开了花：“嗯哪，我打小就喜欢，比荷花好。荷花也好看，就是离人远，跟人不亲。”

摸着蓝底白碎花的炕单，林智燕连夸好看。刘兰芝道：“是呢，这是树